



Brief Einer
Unbekannt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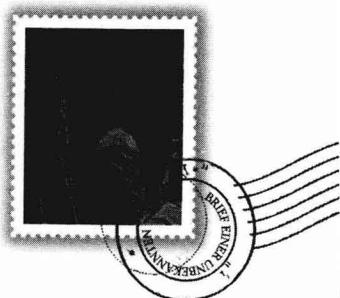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[奥地利] 斯蒂芬·茨威格○著 席闯 刘欣○译

Brief Einer
Unbekannten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[奥地利] 斯蒂芬·茨威格◎著 席闯 刘欣◎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/ (奥) 茨威格 (Zweig, S.) 著;
席闯, 刘欣译. — 合肥 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2. 2

ISBN 978 - 7 - 5336 - 6520 - 3

I. ①— … II. ①茨… ②席… ③刘… III. ①短篇小
说 - 小说集 - 奥地利 - 现代 IV. ①I521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23990 号

书 名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作 者：(奥地利) 茨威格 **译者：席闯 刘欣**

出 版 人：朱智润 **选题策划：阿卡狄亚** **封面图/插图作者：肖长林**
责 任 编辑：孙婷婷 **特 约 编辑：董莹** **封 面 设计：江山社稷**

出版发行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 230601)

营 销 部 电 话：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印 制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：0539 - 2925659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：8.5 字数：200 千字

版 次：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36 - 6520 - 3 定 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灼人的秘密 /1
- 里昂的婚礼 /65
- 看不见的收藏 /77
- 勒波雷拉 /93
- 旧书商门德尔 /123
-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/151
- 象棋的故事 /203

灼人的秘密

伙 伴

火车头嘶哑地鸣叫着，塞默林到了。黑色的列车在山上的银色灯光下停了一分钟，“扔出”又“吞进”了各式各样的人。恼人的噪声到处都是。接着，前面的机车又开始撕心裂肺地鸣叫起来，扯动着黑色的链子，向隧道的洞口冲去。广阔的景色在被清新、湿润的风吹拂过后，又展现出来。

下来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。他考究的穿着和充满活力的步伐，十分博人好感。他迅速冲到人前，拦了一辆去旅店的马车。马儿不慌不忙地爬着坡。空气中有着春天的味道，只有那五六月份才不安地浮动在天空的云，像躁动不安的年轻人，在蓝天中奔跑、嬉戏，时而突然躲到山后去，时而相互拥抱后又再次分开；时而像揉成一团的白色纸巾，时而又被撕成了碎条。最后它们像是恶作剧似的给山头戴上一顶白帽子。高空中的风也不安分，它奋力地摇晃着那些细长的、沐雨的树木，使得它们飒飒作响，飞落下无数水珠。有时，那带着寒气的雪的芳香似乎也飘了过来。人们能感觉到，呼吸中有一种又甜又苦的味道。空中的、地上的……一切都是躁动不安的。马儿轻轻地喘息，沿着下坡路行进，小铃铛在它脖子上叮当作响。



一到酒店，年轻人就来到前台。他迅速地浏览了一遍旅客名单，但立即就失望了。“我究竟为什么要来这儿？”他开始不安地问自己，“光是独自来山上就已经比呆在办公室还烦了。很显然我要么来得太早了，要么就是太晚了。假期中的我总是这么倒霉。旅客名单上没一个认识的人。哪怕有几个女人在这儿也好，来几次小小的、必要时还能真挚地付出的调情，这样这周过得也不会那么凄凉。”这位年轻人是位男爵，出身于一个并不显赫的奥地利官家贵族，任职于总督府。他并不是十分需要这个假期，只是他其他的同事都休过一个星期的春假，他不想把自己的假期送给工作。他虽然不缺乏才干，又是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，在各个圈子里都左右逢源，但是他对孤独却是无可奈何的。他不喜欢独处，也尽量避免一个人待着，因为他根本不愿意静下心来审视自己。他知道，他需要人性的摩擦，来点燃他所有的才华、内心的热情和恣意。他孤身一人时是冷冰的，没有用处的，就好比躺在盒子里的火柴一样。

他沮丧地在空荡荡的大厅中踱来踱去，毫无目的地翻着报纸，还到音乐间弹了几首华尔兹舞曲，只不过旋律总是不大对。最后他烦躁地坐下，看着窗外的夜幕徐徐降临。灰色的雾霭犹如蒸汽，从杉树丛中渐渐升起。他就这样百无聊赖、心烦意乱地耗了一个小时，然后就“逃”往了餐厅。

那里只有几张桌子坐了人，他向他们匆匆一瞥。白费力气！没有人——除了一个教练，还有个在环形大道上见过的人——冲他打招呼。没有任何熟悉的面孔，没有一个女性，没有一个能让他“触电”的人。他越来越焦躁不安。他是属于这样一类的年轻人：他们的相貌总是能够给予他们成功。他们时刻准备着，去遇见、去经历那些刺激的新鲜事物。他们涌向充满未知的冒险，没有什么能吓到他们，因为他

们认为自己已经预料到了所有的一切。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情色之事，因为他们对女人的第一瞥目光就是充满情欲的打量。他们不管这女人是否是他们朋友的妻子，还是为他们开门的女仆。

如果人们略带鄙夷地称呼他们为“女人猎手”，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字眼中蕴涵着多少观察得来的真理。然而事实就是，狩猎者的所有本能——追踪、兴奋、内心的残忍，都在这些人身上闪着光。他们坚守一个信念，时刻准备，行事果断，追寻着自己的艳遇。他们总是充满激情，但不是爱的激情，而是冷血、算计、危险地游戏人间的激情。他们之中有的是固执的人，不仅如此，还把整个人生变成了期待用机缘来穷尽的冒险。他们把一天分成数百次官能享受——短暂的一瞥、瞬逝的一笑、对坐时膝盖的轻轻一碰……又把一年分成数百天，因此官能享受就成了永不间断的、滋养人的、充满刺激的生活的源泉。

然而在这里，却没有可以调情的对象，猎手马上就气馁了。就好像一个赌徒手中握着牌，信心满满地坐在绿色赌桌旁，却没有等到一个对手。男爵要了一份报纸，闷闷不乐地扫着一行行的字，脑子却是麻木的，就像是醉酒的人，在文字中踉跄而行。

突然，他听到身后衣服的窸窣声还有略带怒气的装腔作势：“Mais tais – toi donc(法语：闭嘴)，埃德加！”

一个穿着丝绸衣服的女人走过他的身旁，衣服沙沙作响，投下了一个高大丰腴的身影。在她身后跟着一个穿着黑丝绒上装的小男孩，他好奇地扫了他一眼。这两人坐到对面预订的桌边。很显然，这个孩子想竭力举止得当，但是从他不安的眼神中又看得出他做不到。这位夫人——年轻的男爵只关心她——穿着考究、优雅。他十分喜爱这个略微丰满的中年犹太女人。她充满激情，却又善于



将自己的激情隐藏在高雅的忧郁之后。他还不敢马上直视她的眼睛，唯有欣赏她那两道美丽的弯眉，那柔软的、暴露了她的种族的弧形鼻子。她高贵的体态使得她充满魅力。她的秀发如同她丰满的身体上具有的一切女性特质一样，浓密而不夸张。她轻声点着菜，教训着那个把叉子玩得叮当响的孩子——她做这一切的时候，虽然装作漫不经心，却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男爵一眼。而正是他对她的目不转睛才使得她如此小心拘谨。

男爵脸上的阴沉一下子烟消云散。他变得容光焕发，眉间的皱纹平整了，肌肉收紧了，身材也好像一下子魁梧了起来，眼睛都亮了。她也与那些需要男人在场才能唤醒自己魅力的女人没什么两样，情欲才能激发她的力量。他内心的猎手嗅到了猎物的味道，他的眼睛挑战似的搜寻着她的目光，企图来个邂逅，但她的目光却充满忧郁，有时与他的目光相遇，却不给出明确的答案。她偶尔也会莞尔一笑，可是笑容模棱两可。但正是这种似有似无的神态诱惑着他。唯一使他看到希望的是她不停的扫视，这既是反抗又是拘束。她同孩子谈话时显得格外谨慎，显然是做给外人看的。他觉得，就是这种故作镇定才表示着她内心的不安分。他激动了：游戏已经开始了！他延长了他的晚餐，紧紧地盯着这个女人足有半个钟头，直到他可以默念出她脸上的每一根线条，能够无形地触碰到她丰满身体的每一处。外面突然暗了下来，乌云将灰色的双手伸向树林，树林就像是孩子般害怕地哭泣起来。屋内的阴影越来越浓，沉默让屋里的人无比压抑。他感到寂静中母子的谈话越来越勉强，越来越做作，他觉得，这个对话要结束了。于是他决定放手一试。他第一个站起来，看着她身旁的景色，慢慢走向门口。在门口，他像是忘拿了什么东西似的，突然转过头，刚好碰到她那殷切地望着他的眼神。



突然，他听到身后衣服的窸窣声。

这眼神使他振奋。他在前厅焦躁兴奋地等候。不久后她就来了，牵着那个男孩，路过时还翻了几本杂志，给小孩子看了几张图。但是，当男爵佯装偶然走到桌旁找本杂志——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看她那温润的眼眸，甚至找机会搭讪——的时候，她却转过身子，轻轻拍她儿子的肩膀，说道：“Viens, Edgar! Au lit!（走吧，埃德加！该睡了！）”然后就冷冷地从他身旁走过。男爵原本还想与她结识，但是这样不友好的态度令他失望。但另一方面这种抗拒却越发诱惑着他，无论如何，他找到了伙伴，游戏可以开始了。

快速的友谊

第二天早上，男爵走进大厅，看到昨天那个美丽陌生人的儿子和两个电梯工聊得正热，孩子正给他们看卡尔·梅书中的插画。他妈妈没在，显然还在梳洗打扮。现在，男爵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男孩。这是个害羞的男孩，还没怎么发育，有点儿神经质，大约十二岁的样子，多动，目光投向各处。像这个年纪的其他孩子那样，他有着一种不安的表情，好像是刚被叫醒后突然被置于陌生的环境似的。他的面孔不难看，但还没有定型，男子的阳刚之气与孩童的稚气才开始在他体内斗争，一切都还在塑造之中，线条轮廓还不明显，只是模糊地挤在一起。此外他正处于尴尬的年龄，衣服都不大合身，袖子和裤腿松垮地围着他的小胳膊和小腿晃着，它们也没什么装饰，不怎么讲究。

孩子在这里晃来晃去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其实他在这儿十分碍事。一会儿，被他各种问题折磨的门卫把这个孩子推到一边；一会儿，这孩子又挡住了大门。显然他缺少友好的玩伴。所以他去找旅馆的服务人员聊天，如果他们正好有时间，就会回他的话，但要



是来人了或者有什么别的急事，谈话便会立即中断。男爵含着笑，带着兴致看着这个倒霉的小家伙。他正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，周遭却都不友好地逃避他。有一次，男爵抓住了这好奇的目光，但是那双黑眼睛一发现自己被察觉，立即害羞地收了回去，躲在下垂的眼帘后面。男爵觉得这很有意思。这个小男孩让他产生了兴趣。他思忖，这个胆怯而害羞的孩子是否可以成为他接近那个女人最快的媒介呢？无论如何，他要试一试。孩子又跑到门外去，他悄悄地跟着他。孩子温柔地抚摸着白马的粉色鼻头，但是他真的不走运，马车夫粗鲁地把他赶走了。他委屈又无聊地晃来晃去，眼神空虚而悲伤。这时候男爵开始和他说话了。

“嘿，小家伙，喜欢这儿吗？”他突然说道，尽量显得平易近人。

孩子两颊绯红，怯懦地往上看。他害怕得手紧贴着腿，难为情地转来转去。这是第一次有陌生人主动跟他说话。

“谢谢，很喜欢。”他结巴地吐出这么一句。最后一个单词好像被咽了回去似的。

“我倒是觉得很奇怪，”男爵笑着说，“这本是一个无聊的地方，尤其是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。你整天都干些什么啊？”

这个孩子还没反应过来，不能马上作答。这是真的吗？一个陌生的叔叔要跟他——一个其他人懒得理的家伙说话？这种想法令他又害羞又自豪。他努力鼓起勇气。

“我读书，然后我们散步，有时我们也坐车。我说的是我和妈妈。我要在这里休养，我生病了。医生说，我必须经常晒太阳。”

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，他已经相当镇定了。孩子们总是为自己的病痛自豪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危险会让家人对他们加倍呵护。

“是啊，阳光有益于你这样的年轻人，它肯定会把你的皮肤晒得

黝黑。但是你也不能整天晒太阳。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到处跑跑,纵情恣意,做点儿蠢事。我觉得你太乖了,看起来像个抱着本书宅在家里的书呆子。我还记得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是个怎样的调皮鬼,每晚回家时我的裤子都是破的。别太老实了!”

孩子不禁笑了,也消融了他之前的畏惧。他本来想说些什么,但是他觉得这样的话在这位如此友善的先生面前显得太放肆了。他从来不抢话插嘴,而且总是显得难为情。出于幸福和羞怯,他现在非常不知所措。他很想继续这次对话,可是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幸好酒店那只大黄犬刚好经过,嗅了嗅他们俩,并乖巧地让人抚摸。

“你喜欢狗吗?”男爵问道。

“是啊,非常喜欢。我的祖母在巴登的别墅养了一只。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,它天天跟着我的。但是我们只是夏天过去玩。”

“我想,在我家的庄园里得有二十几只吧。如果你在这儿乖乖的,我就送你一只,棕毛白耳朵。你想要吗?”

孩子高兴得脸都红了。

“想要想要!”

这句话脱口而出,热切而贪婪。但是他马上又吞吞吐吐、胆怯起来,好像被吓着似的说出了他的担忧。

“但是妈妈肯定不让。她说她受不了家里养狗。它们太吵了。”

男爵笑了笑。话题终于到母亲那儿了。

“妈妈这么严格啊?”

孩子想了想,注视了他片刻,思考他是否可以信任这个陌生人。他谨慎地回答:“不,妈妈不严格。因为我现在病了,我干什么她都同意。没准儿她也会同意我养狗。”



“要我去求她吗?”

“好啊,请您帮我说说吧,”孩子高兴地说,“那样妈妈一定回同意的。那只狗是什么样子的啊?是有白色的耳朵吗?它会把猎物叼回来吗?”

“会,它什么都会。”男爵看到孩童眼中迅速燃起的光芒,会心一笑。开始时的拘谨,还有因怯懦而隐藏的激情一下子喷发出来。原来的那个腼腆的孩子瞬间变成了一个淘气顽皮的家伙。

“要是他母亲也这样就好了。”男爵不自觉地想,他也是在小心背后藏着火热的激情。孩子一下子提出了无数个问题问他。“那只狗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卡罗。”

“卡罗!”孩子兴奋地重复。想必他说的每句话都会令他兴高采烈,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友谊陶醉了。男爵很吃惊,决定趁热打铁。他邀请这个小家伙和他一起散步。这个可怜的孩子,数周来一直渴望有人陪他,更是对这个提议欣喜若狂。对男爵“不经意”间提出的问题,这个孩子毫无顾虑地什么都说出来。不久男爵就对这家人了如指掌,尤其知道了埃德加是维也纳某律师的独生子,出身一个富裕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。通过巧妙的提问,他打听到,孩子的母亲对塞默林之旅毫无兴趣,而且抱怨过没有合适的伙伴。他甚至觉得,从埃德加支支吾吾回答妈妈是否喜欢爸爸的问题可以看出,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。他对自己的行为近乎感到惭愧——这么轻而易举地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那里套出家庭秘密,只因为埃德加对自己能跟他说话而十分自豪。他完全信任他的新朋友。男爵边走边搂着他。和一个成年人可以如此亲密,这孩子的心因自豪而怦怦直跳。逐渐地,他忘记了自己是个孩子,无拘无束地像跟同龄人

交谈似的侃侃而谈。

通过对话可以看出埃德加很聪明。和其他体弱多病的孩子一样,由于长时间和大人在一起而略显早熟。他们总是对钦慕或者含敌意的人或事过度激动,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心平气和。对于谈到的人和事,他们不是陶醉就是仇恨,有时候这仇恨甚至会使他们面部扭曲,变得残暴、丑陋。或许是因为生了病,他的话语粗野、激烈、如火般炽热,看来,他的笨拙只是因为极力压制内心的激情的缘故。

男爵轻而易举地博得了他的信任。仅仅半小时,他就抓住了这颗火热且不安的心。欺骗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,获得他们的爱,真是件容易的事。他只要忘记自己是谁,谈话就能变得自然,让孩子觉得他是伙伴,消除距离感。他发自内心地高兴,能在这个孤独的地方突然结识一个朋友,而且还是那么好的朋友!他们两个都忘了自己的身份,忘记了孩子细嫩的声音和幼稚的话语,他们的形象在这一刻也被冲刷掉了。他的激情全部属于他的新朋友、大朋友,当这个大朋友告别,邀请他明天上午再来的时候,他的心也自豪得膨胀了。这个新朋友从远处向他招手挥别,像个哥哥一般。这一刻,或许是他生命中最绚烂的时刻。欺骗孩子是如此之容易,男爵向这个跑开的孩子微笑着。现在有中介人了,孩子一定会把今天的事讲给他母亲听,一字一句地重复,直到母亲视之为煎熬。这时他怡然地想到,他是如何巧妙地说着奉承话,例如他一直称呼埃德加的妈妈为“漂亮的妈妈”。他确信这个孩子不把他和他妈妈凑到一起是不会罢休的。他现在只需动下手指便可缩短他和那个美丽的陌生人的距离。现在他可以平静地做梦,欣赏风景,因为他知道,一双温暖的小手为他建筑了一座通往她内心的桥梁。



三 重 唱

几个小时后发生的事验证了他的计划是出色的,每一个细节都取得了成功。男爵故意迟些到餐厅,只见埃德加从沙发上一跃而起,开心激动地向他打招呼致意。与此同时,他扯着母亲的袖子,激动慌张地跟她说话,指着男爵。她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羞愧、紧张,但不得不为了满足孩子的意愿往这个方向看。男爵趁机恭敬地鞠了一躬,这样就算认识了。她回礼,但此后一直低头吃饭,避免往那边看。埃德加可不这样,他不停地往这边看,有一次甚至想到这边说话,但这种放肆的行为马上被妈妈严厉地批评了。吃完饭他就该睡觉了。他和妈妈悄声说了一堆话,他的热烈请求终于得到了批准,他可以到另一张桌子去问候。男爵对他说了几句贴心话,又使孩子眼中泛起光芒。他和这个孩子聊了几分钟,突然巧妙地话锋一转,转身到另一张桌子去,祝贺那位不知所措的邻座有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孩子,说他上午和她儿子过得很愉快。埃德加就站在旁边,出于高兴与自豪而脸红。他又问起孩子的健康状况,如此详尽具体的问题,迫使母亲必须回答。

这样他们的对话不可遏制地延长了,这令这个孩子很开心,他带着敬畏倾听着。男爵做了自我介绍,并相信他那响亮的名字会给这位爱慕虚荣的女士留下印象。总之,她对他彬彬有礼,未失体面,甚至先提出告别。她抱歉地说是孩子的缘故。

孩子激烈地反对,说他不累,还说愿意通宵不睡。但是母亲已经把手伸给男爵,他尊敬地吻了吻它。

埃德加这晚睡得很不好。他心里一团糟,既有兴奋又有幼稚的绝望。因为今天在他身上发生了件新鲜事。他头一次进入了成人的世界。半梦半醒中,他忘记了自己是孩子,觉得自己瞬间就长大

了。因为他孤单的童年，加上长期生病，他至今没有几个朋友。他的温暖和爱抚都是来自父母的（但是他们却很少理他），其他的只有来自仆人。爱的力量，如果只是依据它的源头而不是它产生的张力，不是依据它空洞黑暗的空间（这空间曾充满失望和寂寞）来判断，就必定会出错。一种超重的、还未曾有过的感觉已经在期待，它现在张开双臂，拥抱第一个迎向它的人，一个能战胜它的人。埃德加在黑暗中躺着，快乐着，又疑惑着，他想笑又想哭。因为他爱这个人，他还从未这样爱过谁。他不爱他的父母，甚至连上帝都不爱。他那幼稚的激情，现在拥抱着这个人，这个两小时前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。

他确实很聪明，不会因为这突然的、独特的友谊而感到窘迫。但使他十分不安的是自己的微不足道。“我，这个十二岁的小孩子，还要上学，晚上还要别人打发去睡觉，配得上做他的朋友吗？”他折磨着自己。“我能为他做什么？我能给他什么？”正是因为他无法为他做什么才让他苦恼。平常，他要是喜欢上哪个同学，首先会把他桌上的珍贵玩意儿，如邮票、石头之类的孩子们的财产和那个同学分享。但是这些他昨日还视为珍宝的东西，突然变得一文不值了。因为他怎么能给那个新朋友这些东西呢？那个他还不敢用“你”称呼的朋友。怎样才能向他表达自己的感受呢？他觉得自己愈发矮小、不成熟，这些想法不停地折磨着他。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还未曾如此咒骂过自己呢，他从未如此殷切地希望自己长成梦想的那样：高大强壮的男子汉，像其他人一样的大人。

这些不安的念头很快就编织了关于五彩缤纷的成人世界的美梦。埃德加终于带着微笑入睡了，但是他一直想着明天的约会，所以睡得很不踏实。他七点就醒了，害怕迟到了。